

扈三娘下山

刘明远 著

华夏出版社



出版社

1994年·北京

刘明远著
我见你一面，这个女孩子得了个两纹锦，五女
人相救。……
001840 91 7 7
三娘下见
20×15=300
双服陈治，通……
准办天字……
面

刘明远 著

三娘下见

(京)新登字 045 号

扈三娘下山

刘明远 著

*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外国语学院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94千字 页插4

1994年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900册

ISBN7-5080-0251-2/I·337

定价:5.80元

序

中国悠久的历史，孕育了灿烂丰富的华夏文化，到了明清之际，出现了小说创作的黄金时期，应运而生的四大名著成了主要标志。这些优秀文学作品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一部杰作《水浒》给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，人们在接受其影响之时，有着不同的反应。单就文化现象而论，学术界为了继承和发扬它，对其进行考证、勘校和增补，使之更加完善。或围绕它进行外围创作，使它如群山拱卫、众星捧月，愈其伟大。当然，也有少数人对其诋毁和抹煞，但那毕竟是一支流，无损于这部杰作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。

前人的《水浒后传》和《后水浒传》（不排除有穿凿附会之谬）等在艺术上都取得了人所共睹的成就。今天围绕《水浒》进行创作的人也不少，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。

刘明远同志在这方面的尝试，收效尤为明显。他在繁忙的教学之余，牺牲假期时间，克服各种困难，连续撰写出《李逵前传》、《扈三娘下山》、《武潘前传》（与人合作）三部共计八十万字的长著，而且秉承《水浒》风格，运用了几乎

序

中国古典长篇白话小说所有的传统艺术形式：开卷词、入回诗、文中诗词韵文、回末收启语等，并且颇见功力，收到俗中见雅、雅俗共赏之效。这种继承和发扬祖国文化遗产精华的精神，对于一个刚届中年的人来讲，实属可贵。

作者在致力于历史小说的创作中，付出了艰辛的劳动。他刻苦学习，博览群书，熟读《宋史》，深入研读多种版本的《水浒》及有关资料，又不远千里实地考察，深入走访，其创作态度是非常严肃和认真的。

《扈三娘下山》较《李逵前传》、《武潘前传》是属短小的，且格调也较轻松，但却能调动梁山英雄进入全方位的活动。有微妙的内部分歧，也有雄壮的对外搏杀。以扈三娘为主的几个女性的塑造，给《水浒》外围增添了不少光彩，尤其是对同是地方财主豪阔出身的扈三娘、祝凌凤、曾巧云三人，在各自政治立场支配下进行的扑朔迷离、曲折悲壮的斗智斗勇，也是别开生面，耐人寻味，其艺术性、可读性、教育性三者融于一体。

当然，这部作品也难免有不足之处，读者看后，自有评判。

应作者盛情之请托，先读其稿，繁忙之中，粗讲几句。是为序。

舒 格

一九九三年九月八日于北京

第一回 读史书一丈青嫌夫 听激词王矮虎休妻

诗曰：

天罡地煞真团圆，刀兵一时换管弦。

嫦娥盗药飞碧空，后羿弯弓向九天。

两篇古文心变冷，一句今论意生烦。

夫短妻长纷纭议，奇异周折成新编。

且说梁山泊好汉以天罗大醺、地掘石碣为依，一百单八位英雄排过座次，对天盟了生死大誓，上下一心，各遵号令，算得物华天宝，地灵人杰。但见山上云祥日丽，水泊风清雾紫，一派兴旺景象。

梁山大寨一时安稳空暇，几个未婚头领相继择配，数日里鼓乐盈耳，新人对对，喜筵相繁忙。寨中女子不多，顾大嫂、孙二娘、扈三娘辄当喜娘，扶美迎姝，纳喜接福。

单说专掌三军探事马军头领矮脚虎王英、一丈青扈三娘，奉特命进京探了一回军情国事，归来后仍谨慎职守。因暂时无有征战，每日里也少繁忙。王英得了地慧星内助，粗俗顽劣之性改了不少，又自知武艺不精，三次登门，五趟折腰，拜二寨主卢俊义为师，闲暇时便去请教刀法，苦心习练。

扈三娘自思闺阁少小，只喜弓刀马匹，懒习刺绣女红，虽

读些兵书战策，然经史子集、诗词歌赋很少过目，如今梁山大业功成在望，身为将领，又年长已婚，以此胸欠文墨，何以将兵问政，理家教子，便决意读些书来。

一日读《国策·齐策》于“忌修长八尺，身体昧丽”之处，不觉撩起近日一片心思，便暗叹了一口气，恍然掩卷，郁郁不乐。须臾，王英携了刀，满脸尘垢，一身汗酸，裂了大嘴，乘兴而归。

扈三娘看见，心中一阵不舒。王英见妻子脸色不悦，忙问缘由。扈三娘回答身子不适。王英陪了笑脸，亲捧茶点，温言暖语，殷勤慰劝。

又一日读乐府《陌上桑》，至秦家女自诉其夫“为人洁白皙，鬓鬓颇有须”之端美处，不禁喟然长叹，好不烦闷，弃了书卷，来到外面。只见几个亲随女兵练罢刀枪，坐于草地拈叶折茎，说着闲话，天真烂漫，情态感人。

扈三娘过去道：“你这班妮子，怎地恁般快活？”众女兵忙站起道：“如今平安无事，不似将军重行在身，费心操劳，我等双肩抬一口，吃饱心净，有甚不快活处？”扈三娘哑然笑道：“待过一时，给你等各人寻个老公，每日里将你等管束，看看还有这般快活也未。”内中一个叫作玉姐的笑道：“那也未必。我还不曾见王头领甚时难为过扈将军，不过扈将军品貌武艺，自是王将军福气哩！”扈三娘嗔笑道：“这妮子有张伶俐快嘴，倒也会回话，不愧我将你收留。”众女兵一齐都笑，声若鹊燕莺鹂。

扈三娘眼睛一转，又问道：“我来问你等，日后嫁人时，都有何求，对我说来，我心中有数，与你等预备一些各人心爱，也不枉随我一场。”

众女兵闻言，一时粉面飞红，低了头，抚袖弄襟，抿着嘴笑。少时，玉姐抬头道：“听说如今道君天子儒雅风流，圣容跌俊，以致禁中放出的宫女择嫁，规格甚高，引得京城州府等大去处女子选郎，首决一件，便是身长貌美男儿，其余另论。我等也有这般心思，常赞新婚的双枪将董平真是风流将帅。那程小姐便是满家遭祸，身被抢来，嫁得这样一个夫君，自是福分不浅。望将俺看觑一二，以满我等女子之愿。莫叫人背后指戳，自己呕闷，见人不好开口。”

扈三娘听了，登时杏眼流怨，柳眉锁恨，拂袖而去。众女兵见了，无不愕然，异口同声，齐怨玉姐饶舌惹祸。正在此时，王英远远而来，众亲兵都一哄躲散，只有玉姐呆在那儿。

扈三娘回到房中坐下，思想一阵，叹息一阵，忽地挺身站起，拔出绣绒宝刀，咔嚓一声，将一个案角剁掉。恰好王英打外进来，见此情景，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娘子，这是何意？”扈三娘将刀插入鞘中，直着眼瞅了王英，如见生人，只不作声。王英愈是不解，问道：“我看这些日子娘子忧心忡忡，饮食减退，言语不爽，都是为了什么？这般下去，便毁了自家身子。快些与我说了，也与你分些忧闷。”

扈三娘咬着贝齿，将王英从上到下，从下到上看了两遍，道：“也罢！要想使我进食复欢，只要你许下我一件事。”王英笑道：“妙啊！这有甚难处。莫说一件，十件百件我都依你，为娘子上刀山，下火海，俺干得出，纵是要俺身上肉，俺也割得下。”说着，粗胳膊一抡，大拳头击得厚胸脯子咚咚地一片价响。

扈三娘厌恶地略瞥一瞥，道：“亦不须恁地厉害，只索一

纸文书便可。”王英黑疙瘩眉一皱，继而一舒，笑道：“娘子好笑。想是读了几卷诗书，长了一番见识，斯文起来，却来难为俺这肚里少墨的汉子。嫌俺粗俗，待俺也去拜一个饱学先生，读上几袋子书来。恁时节，做几篇锦花宝钿般的文章，再来请娘子指教。”扈三娘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也值不得那般奢费，只讨你一纸休书与我，也就够了。”王英一愣，接着笑道：“娘子莫非闷饿昏花了不成？却说出这等无端由的话来。休再这般无轻无重，吃外人听见，不是要处。”扈三娘将凤眼一瞪，喝道：“谁与你取笑！”

王英大惊，将扈三娘面目细审一审道：“树有皮，人有心，平日里我王英有甚处对不得娘子，今日却起这不测之心，说与俺明白了，也好商量处置。”扈三娘将嘴一撇，道：“你心里自会明白，便是你矮脚虎难配俺一丈青！”王英听了，无名火自下丹田突突烧起，直贯顶门，捏着拳头连声高叫：“罢、罢！我写，我写！”便去案上抓了笔纸，颤颤抖抖，粗画两行，写罢又画了若大一个手押，掷笔于地。一挥手，便要将纸书摔与扈三娘，忽见门外女兵玉姐连连摆手，又奴嘴指了指“宋”字军旗，王英心中一亮，有所领悟，停了手道：“且慢。想当初你我结为夫妇，非我强求于你，乃是宋公明哥哥主持。今日休离，也该到大寨禀明方可。我不能一人作主。”扈三娘冷冷笑道：“这有何难，我便陪你走一趟。”

二人心急步紧，不多时来到大寨忠义堂上。正值宋江、卢俊义、吴用、公孙胜俱在议争。王英、扈三娘上前行了礼。四位首领忙问道：“二位匆匆齐来，面带严色，有甚军情要事可报？”扈三娘道：“各处平安，无要事可报。”宋江道：“这却为何夫妻俱来？”王英道：“当初哥哥仗义主婚，成全了俺王

英，如今事有尴尬，小弟不敢自作主张，还需请哥哥剖断。”说完前进一步，从袖中取出一张麻纸，呈递上去。宋江起身接过一看，脸色变了。卢俊义、吴用、公孙胜皆离座位，齐围了观看。只见纸上横竖不齐、草涂字迹道：

梁山泊探事马军都头王英立据：其妻扈三娘无犯七出之过，今日自愿休离，任从择嫁，概不过问。

大宋宣和二年 月 日

宋江将休书掷于地上，责斥道：“王兄弟，你也太不该这般绝情。扈将军武艺超群，人品出众，与你为妻，有哪些不及处？量你一个车夫出身，不雅矮汉，清风山上的三大王。当初你求美若渴，今日权作了个山寨地煞头领，便生引逆念，若日后边庭立功，授官晋爵，也不知将如何奢想！”未及说完，王英早急得虎面通红，熊颈暴筋，抢过话道：“哥哥莫把官司问反，屈煞了兄弟！”扈三娘亦抢着说道：“哥哥不必多问，是我要他写的。”

宋江闻言，先是一惊，转而笑道：“这般说来，便是三妹不是了。想必是你二人有甚争执，自古没有不红脸的夫妻，常言勺儿碰锅沿，谁家灶里无闹声。王英兄弟虽是粗俗一些，却一向谨慎待你，未有过分。即使一时不当，亦当忍让一二，万不可作出这等无决断之事。”说着，转向王英道：“王兄弟，今后几事多忍让着扈将军，不可使她受气，如有违忤，严责不贷！”

王英连声叫苦，跺着脚嚷道：“哥哥不知，别个则可，她如今嫌俺身子短、脸不俊，不会斯文，这等滋味，不如及早休离了事。不恁时，便将我这颗头砍了，免得受那般鸟气！”宋江看着扈三娘道：“三妹，可有此事？”扈三娘低声答道：

“便是这般！”宋江一听，蓦地勾起阎婆惜一段旧事，便与王英一般怒火中烧，欲待发作，又觉得口颤，一时话噎咽喉。

此时，堂堂一表、凛凛一躯的玉麒麟卢俊义站起身来笑道：“扈将军，你如何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了。人之高低胖瘦，黑白丑俊，乃父母之遗养，天滋地润，成长定形，岂能自己随心更变？况人说得好：里壮强似表壮，莫使一副空皮囊。想东周晏平仲，身不满四尺，对外三挫强楚，不辱使命，于内抑强扶正，治国安邦，谦恭纳士，堪称贤相，与管仲并名共传；汉末庞士元，面黑貌丑，而胸蕴神机，腹藏良谋，连环计破曹操三国鼎立，辅刘备取西川势如破竹，与诸葛亮明并驾齐驱。这等人事，古往今来，不胜枚举。扈将军明览史书，岂能不知？望将军细思，不可造次遗笑。”扈三娘柳眉一扬道：“彼一时，此一时，好些先贤，非常人可及，况古人之心难与今日相比。我意已决，不敢再烦寨主苦口！”公孙胜拈髯摇扇，不置可否。

宋江黑脸一沉，正色道：“我等刚聚义盟誓，你便萌此异心，难道不怕军法寨规？”扈三娘道：“也顾不得许多，且遂了我的心愿便罢。”宋江大怒，拍案叫道：“定功赏罚军政司何在？”话音未落，一厢转出铁面孔目裴宣。宋江道：“扈三娘异心萌发，坏我山寨大义，该当何罪？”裴宣应声道：“依法当斩！”宋江又一声喊：“行刑刽子手何在！”当即走进铁臂膀蔡福、一枝花蔡庆。宋江喝令：“速将扈三娘斩讫，悬首高杆，号令三军！”蔡福、蔡庆一声应，上前将扈三娘拿了。

扈三娘神色自若，延颈笑道：“杀了清闲，免教同辈见笑。”王英见状，毕竟心中不忍，上前求情，宋江哪里肯听。

正当蔡福、蔡庆往外推人，忽听军师吴用叫道：“且慢！

我有话说。”蔡福、蔡庆忙松了手，退至一边。

吴用站起，对宋江道：“寨主息怒。今日之争，不是小生袒护扈将军。依我看来，她虽是心萌异念，然还系夫妇家室之事，故为王英武艺不精，气质粗了一些。况扈将军投身山寨以来，东征西战，出生入死，擒彭玕大破连环马，克大名乔装作内应，打东平绊马降董平，战功屡建，名显凌烟。素日里谁不敬她这威镇须眉的豪杰。今日施刑号令，岂不损我山寨股肱，冷了众兄弟心肠，又吃人耻笑我等容不得人？似可从轻发落一回。”卢俊义、公孙胜也请道：“须应这般。”

宋江面色稍缓，回顾低头不语的扈三娘道：“也罢，念她年轻初犯，权依军师之言，善自处断。”

吴用谢了宋江，回头对扈三娘道：“于扈将军才貌，下得山去，入了京华州府，不愁择得显官达贵，富商大贾，锦衣玉食，香车宝马，爽适奢侈，享尽富贵荣华，方消今日之怨恚，遂平生之快意。”扈三娘未待说完，早已面红耳赤，汗濡双鬓，促声叫道：“军师也太小觑了人，俺一丈青抛亲弃家，入伙山寨，感蒙大义，心如铁石，肝脑涂地，活为梁山人，死是梁山鬼，岂是那等贪鄙丧义之流？我只是为不随配手下败将，身矮貌俗的王英罢了，何来离山之心？”

吴用拾起休书，递与扈三娘道：“这般就好。无奈一个年轻女将，身处万马军中，多有不便，叫人笑咱梁山少虎，水泊无龙。也罢，今日死刑虽赦，活律难减。从明日为始，许下三天期限，在梁山泊中选一夫婿，以完婚姻，若愈期不成，驱逐下山，永不再用。”说完，袍袖一挥，同宋江、卢俊义、公孙胜回雁台大厅去了。王英也怏怏悒悒，烦烦恼恼，自回驻舍。

扈三娘回不得驻所，呆了片刻，便投义父宋太公处。宋太公见了，十分欢喜。及见义女闷闷不乐，便问缘故。扈三娘也不隐瞒，将前后情节讲了。宋太公听了，心中焦躁，先是骂宋江不讲情义，继而埋怨女儿做事欠思量，又怨吴用逼人太甚。

正在无着落处，近侍倭兵来报：“大寨主回来看望老太公了。”扈三娘不好相见，忙入内室回避了。

宋江进来，拜见了老父。宋太公心中气愤，以杖击案，将儿子责骂一顿。宋江唯唯连声，赔礼不住，只言军法严肃，难容私情。现许军师发落，无从过问，请太公劝扈三娘从速办理。宋太公闻言更怒，骂道：“堂堂一个山寨之主，便是这里的皇上，连一个义妹都救不了，枉自称为星宿之首。连一个孤若老父都安慰不了，说什么孝义？三娘一去，我膝下少了一个女儿，须也见不得你这个忤逆儿子。到那时，我便下得山去，回家清静，每日也有几个老友乡亲说话，便是官府捉去杀了，也归了祖坟。”一番话，训得宋江诚惶诚恐，伏地流泪不起。正是：

宋氏老汉骂山主，也似刘翁怨高祖。

刘邦矫筑新丰镇，宋江也能伏地哭。

正在为难处，有一个寨兵进求，将宋江请去大寨议事。宋太公束手无策，看着出来的女儿，心里着急。

此时，铁扇子宋清打外进来，忙与老父、义妹相见。宋太公对儿子说了始末。宋清听见，好不烦恼，又替老父作难。想了片刻，道：“事已如此，骑虎难下，只有从速。想贤妹人品武艺，女中鸾凤，应附龙虎俊杰。许下在山寨寻夫，也须顾不得什么兄妹面皮了。眼下寨中稍安，独身头领多已完婚，

只有正寨四位头领尚未纳娶。三哥自不必讲，公孙先生出家之人。吴军师白面学究，曾言不娶勇武之妻。唯有二寨主卢俊义确实文武超群，人才出众，不知贤妹意下如何？”扈三娘面有羞涩，道：“卢员外人中豪杰，山寨次主，岂纳再醮之妇，望四哥不要提及，闲惹烦恼。”宋太公大为不然，道：“女儿休恁地说，他也是已婚之男，我看正好英雄配淑女，珠联璧合。四郎！可速去提亲，只说是我老汉的意思，给我骨肉女儿招亲纳婿，看他怎生推托。”宋清不敢怠慢，急忙去了。

这边宋太公和扈三娘用饭，饭间相互说些宽心话，解闷开胸。不到半个时辰，宋清回来。宋太公忙问音讯。宋清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奉老父之言，见到卢寨主，将用意讲了，卢寨主感谢父亲美意厚德。但说他上山未久，蒙众兄弟荷戴，身为山寨次主，聚义大业方兴未艾，正须竭虑殚精，鞠躬尽瘁，以兴山寨；不敢顾及私身之事。况王英不唯是结义兄弟，又正拜他为师学艺，此事万不能允，切望太公包函，他日定登门谢罪。”

宋太公听了，跌足懊恼，长吁短叹。扈三娘心中不安，忙善言相劝。宋清见状，道：“事已至此，烦恼无用，我思得一个主意在此，不知贤妹心中如何。”有分教：水泊波内，来回数趟船影；梁山顶上，一场龙争虎斗。正是：

洞庭逐出牧羊女，蟾宫接入盗药人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。

第二回 下关依哨店男掌柜受责 上山护帅纛女英雄遭辱

诗曰：

茅店背水荻花白，帅纛立山彩云开。

红叶如火身觉冷，翔雁作队心生哀。

两遭说媒上关去，双报拒婚过泊来。

心机用竭力拼尽，悲欢离合难安排。

且说铁扇子宋清为解父忧妹难，遂画一条出路，道：“不是哥哥我无情义，赶逐妹妹。明日可下山去，到哨店内寻了孙二娘、顾大嫂，她们好说这等事，或许能有佳音。”宋太公听了，点头称是。扈三娘亦无他议。

一夜无话。次日清晨，扈三娘下了三关，过了水泊，来到西山酒店。菜园子张青、母夜叉孙二娘夫妇接着，热情款待。孙二娘问起来意，扈三娘赧颜讲了。张青听完，道了声失陪，竟操了刀杖，帮伙计夯汉屠猪宰羊去了。

孙二娘一片姐姐情肠，皱了眉头，好费心思。尔后，浓眉一扬，健手一拍，道：“有了，找那武二兄弟，虽是不甚文雅，倒也身长力壮，三拳打虎，刚勇豪迈，醉败蒋忠，算得条好汉。不知妹妹看中也未？”扈三娘道：“我看他一身行者之态，难有俗人缘心。”孙二娘呵呵一笑，道：“难怪妹妹脸

儿憔悴，却也太细心。这些你怎知晓。他那头陀装束，两把戒刀，是血溅鸳鸯楼后，为逃避官府缉拿，无奈何处，我在十字坡店中与他装扮安排的。只需唤他下来，看我再给他脱去，还你个威俊郎君便了。”说完，忙去叫回张青，连催带斥，要他动身。张青应诺，搓着油手，飞一般去了。

这里孙二娘伴着扈三娘闲聊，观看残秋景物。但见黄菊遍野，灿若碎金，清香迎面，沁入肺腑。红叶满山，随风飘荡，若燕飞蝶翔。水泊港叉，绿波粼粼，鸥鹭戏嬉，白荻茫茫，如雪似云，起伏动荡。孙二娘看着，满目生光，心旷神怡。扈三娘看着，自觉风寒景清，忧丝绵绵，才下眉头，又上心头。

看看日已过午，仍不见张青回来。孙二娘喃喃呐呐，怨个不休。扈三娘口上劝解，目瞥水泊，眼掠山径，留心号船人影。捱到红日近山，才见张青步履蹒跚，带醉而归。孙二娘气愤难忍，一把掌将张青头巾打落，骂道：“灌不死的黄汤鬼，却不误了妹子大事！”说罢，操了面杖，高举要打。扈三娘忙一把拉住。

这一打闹，张青酒早醒了，拍拍头道：“我何尝不会用心。匆忙上得关去，见了武二兄弟，我与他说了。他说昔日为潘金莲之仇，玉兰之恨，大伤胸怀，没齿不忘，决意不再婚配，与鲁大师同守关隘，再好不过。今日军中身为行者，上阵忘命。下来逍遥，日后功成，不恋爵禄，遁入空门，寺刹钟鼓，山林鹤鹿，以遂终年。一番言语，说俺心中热一阵，冷一阵，好苦滋味。话已回死，我便告辞速回。谁知走过来鲁智深，一把拉住，要吃叙旧酒。那莽和尚烈性上来，谁违拗得了？勉强坐下，屁股下象坐了蒺藜，陪着他饮了一个时辰，那和尚

还不肯罢休，又要打算张灯夜饮，是俺苦苦相告，以公事为由，武二兄弟也为求说。莽和尚揎袖拍腿，骂了两声怕婆娘的撮鸟，才放俺脱身。”

孙二娘听了，颓然坐下。扈三娘站着，直了双眼，脸上绽春桃，怀中揣冰雪。

鸡鸣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。翌日凌晨，扈三娘离了西山哨店，来到东山。小尉迟孙新、母大虫顾大娘在哨店接着，更是盛情厚意。扈三娘直叙了来意。孙新听过，拉下黑脸，道：“怎有这许多鸟事！”一旁恼了顾大嫂，咄一声喝斥，骂道：“住你个脏嘴！三妹子来咱店中，是一时无奈，你这是甚么言语，枉长了这许多岁数，亏你也是结义一场，真无一些人情！”孙新自觉失口，忙向扈三娘道歉，赔了笑脸道：“一时粗鲁，多有冲撞，望贤妹宽恕则个。本当为扈头领出力尽心，无奈山寨众人我深交不多。同我一路入伙的故交想你也清楚，大哥孙立，亲戚乐和都有家室；解珍、解宝两兄弟，性如烈火，相貌凶恶，邹渊、邹润叔侄，更是丑陋古怪，怎生张口。”

顾大嫂听了，急得搓着双手，横竖直歪，满屋乱走。数遭之后，开口道：“对了，孙二哥，你且去南山酒，得早地忽朱贵，他当初引荐豹子头林冲上山，规劝王伦收纳，算得有恩于他。林教头人才自不必说，武艺妹子是领教过的。眼下正无妻室，这件事与他提起，多能见功，恁地时，真是神矛宝刀，英雄男女，谁人能及？说句笑话，妹妹也不亏林教头捉你一场。”扈三娘称惭愧，亦无别议。

孙新换了衣巾，迤迤投南山酒店而去。

顾大嫂为讨扈三娘心情愉悦，便将酒店交与伙计照管，携了弓箭，拉着扈三娘出门，游山玩水。走了一段路程，猛见